# 道古錄

# 道古錄引

晉川管轄楚藩始會余與余善至是讀禮山中余往弔焉晉川喜余至故留余謂余無家屬童僕何所不可以棲托晉川沁水人而家於沁之坪上村坪上去沁百里村居不足數十家頗岑寂余喜其岑寂也亦遂留天寒夜永語話遂長或時余問而晉川答或時晉川問而余應使平子若在不知幾番絕倒矣惜哉無人記錄也

余亦每自嘆息焉、晉川之子用相用健者二人、有時在坐與聞之、而心喜、然亦不過十之一二、矣退而咸錄其所聞之最親切者、其不甚親切者、又不錄、則又不過百之一二、矣然時日既多、積久亦成帙、余取而覆視之、不覺掩几嘆曰、是錄也、乃吾二人明燈道古之實錄也、室題其由曰明燈道古錄、遠之不足以繼周邵、近之不足以繼陳王、然此四先生者精爽可畏、亦必喜而

讀之曰是明燈道古之錄也是猶在門庭之內也眞不謬爲吾家的統子孫也然則晉川之冑余也果不虛坪上于今不岑寂矣空梓而傳之俾天下後世知吾二人并其二子不虛度時光也歟哉晉川姓劉名東星余四方之人也無名姓但聞有呼之爲李卓吾者即自以謂李卓吾至坪上又聞有呼之爲七十一歲李老子者即自以爲李老子云

書道古錄首

予西鄙之人也拘守章句不知性命爲何物入楚期季而暑患作思親之念轉亟欲息此念則不能欲從此念亦不能眞與令人徬徨無皈依處聞有李卓吾先生者弃官與家隱於龍湖龍湖在麻城東去會城稍遠予雖欲與之會而不得又聞有識之者予亦且信且疑之然私心終以去官爲難去家尤難必自有道存焉欲會之心

未始置也。會公安袁生今吳令者、與之偕遊黃鵠磯、而棲托于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雖弃髮蓋有爲也。嗟夫、此身若弃、又何有於家、何有於官乎。乃區區以形跡議之、以皮毛相之、者失之遠矣。嗣後或迎養別院、或偃息官邸、朝夕談吐、始恨相識之晚云。兒相時亦在側、聞其言、若有默契者。一時吾鄉趙新盤、王正吾、叅政楚藩、皆獲見其面。李

克菴時撫三楚亦獲讀其書三公者遂皆信之以爲眞人矣別後宦遊燕趙雖聞問不絕而欲從末由比者讀禮山中草土餘息懼有顛墜特遣兒相就龍湖問業先生欣然不遠千餘里與兒偕來從此山中歷秋至春夜夜相對猶子用健後夜夜入室質問學庸大義蓋先生不喜紛雜唯終日閉戶讀書每見其不釋手鈔寫雖新學小生不能當其勤苦也彼謗先生者或未見

先生耳倘一見先生即暴强亦投戈拜矣又何忍謗又何能謗之邪相與健等既獲錄其所聞之百二孑遂亟令梓行雖先生之意亦孑意也亦相與健等之同意也晉劉東星譔

# 道古錄卷上

虞書云人心道心便是兩心心安有兩也曰心一也自其知覺運動而爲各人所發用者謂之人心自其主宰此知覺運動而爲天地人物大根柢者謂之道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卽以嗜慾一端言之南人食稻而北人食粟卽北人又有喜食稻而南人又有喜食粟者至於七情之發其爲不同也益甚故有一喜則百草生色一

怒則羣雄喪膽者亦有一喜則傾國傾城一怒則伏屍流血者其爲危險可畏莫如人心之甚豈不唯危也哉蓋身之安危國之興亡實係之矣若夫道心則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豈不是極微妙不可窺測之理乎一危一微而人心道心從此遂分然微者既聽其自微而不知潛心以究之危者又聽其自危而不知立本以定之於是危者益危非但知覺運動之僻者破國亡軀

卒與衆草腐木同歸灰燼即知覺運動之正者令人歆豔誇述亦不過草木偕春而已至秋而生意亦盡無復有存矣其危而可畏一至於此故聖人重之慎之兢之惕之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恐其卒死於危險之中而不能自活也然則當如何人心果有二乎天下安得有兩心之人也人心果無二乎而危微不同聖凡自別又安得而不謂之二也二之不得不二之又不得於

是乎聖人有精微之功焉精微之功生知者自別而生知者絕少故其次爲學知學知者十倍於生知學知而不得故其又次爲困知困知者百倍於生知則沒身不懈矣弗得弗措矣如是而精之有不至於一貫之極乎夫子之一貫蓋學而知之者也故曰假我數季五十以學易吾蓋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矣其精也如此是以能一是以能繼堯舜之統而執萬盡之中於不

墮也
夫子仕魯墮三都却萊兵誅少正卯其作用亦只如此乃子貢極其尊稱至以斯立斯行斯和斯來生榮死哀爲言豈賢者獨有所見而聖人功用固非人所識耶曰却萊兵自是正事誅聞人惡其惑衆夫三家柄魯魯君無民政在季氏久矣季氏能用夫子不知夫子道大非三桓所能用也然桓子雅意亦自難卻其墮成墮費等

正是其欲好抽身處夫當時之君相夫子知之悉矣周流不舍益其道自與人羣無所逃避也然雖不得行道於上亦自足明道於下若果得邦家其經綸手段自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生而榮死而哀的如子貢之説非徒以尊稱其師爲也夫子貢亦眼空一世之士者自不容易服人乃於夫子尊之如天稱之不容口築室獨居三年猶不忍去然則夫子縱得邦家

終不若得一子貢之爲快矣況子貢而上又有（謂批此卓老自得處孟子直共說之）大賢如曾閔者乎故曰歸歟歸歟夫子當時亦望庶幾有過於由賜者而不知由賜亦難遘也故決意反魯蓋夫子知得由賜勝似得邦家也如三桓之徒何足以爲

子夏云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今人居官理事簿書塡委不遑暇食何能讀書且學者便能讀書尚志行有餘力無人薦舉何能得仕曰仕學一

也仕何事以行道爲事是故出而治國則國治出而平天下則天下平便是實學學何學以行道爲學是故修身則道行於身齊家則道行於家便是眞仕仕卽是學學卽是仕仕與學一時具足初非有待於外也如此言仕與學故其學爲眞學而其仕爲眞仕矣是故明德親民一時並舉簡易直截不容欠缺此之謂也此乃吾夫子之學所以爲天下萬世之宗者而曾子述之

為大學子夏復發之為學優之論同是出於夫子而惜乎今不講矣曰審若是則人民社稷正學之地子路之言乃實義也夫子何故惡之曰子路之言唯其合義是故夫子惡之惡之者惡其似義非義特取口給是佞也故曰惡佞恐其亂義也隨時制宜之謂義借義禦人之謂佞

用健曰大學言至善便言格物此可見至善原無物也故止至善在於知止然必格物物而後知

至知至則得所止而完吾無物之初矣故格物要焉然既言格物而又言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何邪則身即是物所以修身者即是修此物矣此物如何格去得此物又豈空格去之也邪曰此身原無物也人唯以物視之則見以爲有身耳既見有身則見有我既見有我則見有人人我彼此紛然在前爲物衆矣如何當得其所以使人七顛八

倒者皆物也故聖人格之格之如何聖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人亦我也知吾之身即天下之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遂為一身矣是以雖庶人之賤亦皆明明德於天下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凡以修吾一本之身立吾無物之體明吾無修之修故也若有物則有身有身則有我如何修得此身來用健曰既如此則完吾無物之初復吾太虛之體

便是大學之道了却不曰道而曰近道又何邪曰吾聖人欲人於有物上通無物則知有物即是無物耳故能通於無物則物即是道而何病於有物苟不能通於無物則物尚是物而未可以言道也故言物言事言近者以此夫天下唯物與事耳物則有本末而道其有本末邪若謂道有本末則舛矣事則有終始而道其有終始邪若謂道有終始則悖矣但能知所先後則於

道庶幾近之夫於物也旣能由末而先求其本矣獨不可由本而復先之以求至於大本乎於事也旣能由終而先求其始矣獨不可由始而復先之以求至於無始乎知大本知無始卽此知所先後之心爲之也吾故曰聖人欲人於有物上通無物不曰無物而但言格物也〇著〇眼〇看〇

用健曰大學言平天下不曰天下當如何平當如何使民興孝如何使民興弟如何使民不倍

而但曰老老長長恤孤焉是欲平天下者唯在一人之身能孝弟慈而已一唯修身爲本卽平天下而可知也言治國不曰國當如何去治當如何去事君如何去事長如何去使衆而但曰孝弟慈焉是欲治國者唯在一人之身能孝弟慈而已一唯修身爲本卽治國而可知也至言齊家又不曰家當如何而齊如何而父父如何而子子如何而兄兄如何而弟弟如何而夫夫

婦婦而但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焉苟能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不溺愛不貪得則
自能去僻自然身修而家自無不齊矣是欲齊
家者唯在一人之身不偏僻於親愛賤惡畏敬
哀矜傲惰以順吾孝弟慈之性而已一唯修身
爲本即齊家又可知也至言修身亦無別有修
之之方唯說無忿懥好樂恐懼憂患數者之心
而已無忿懥則自不偏於賤惡傲惰無好樂則

自不偏於親愛無恐懼則自不偏於畏敬無憂患則自不偏於哀矜故心正而身自修家自齊者以齊家之道修吾身進離家無别有修身之方矣以修身之道正吾心也離身亦無别有正心之術矣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然天子而下以至公侯卿大夫皆有國與天下之寄其本在修身是也至庶人則煢煢一身一家於國於天下何與而通曰壹是何也且既曰壹是則庶

人與天子等矣普天之下更無一人不是本亦無一人不當先立其本者吾是以未能無疑觀今之天下爲庶人者自視太卑太卑則自謂我無端本之責自陷其身於頽僻而不顧爲天子者自視太高太高則自謂我有操縱之權下視庶民如螻蟻而不恤天子且不能以修身爲本矣況庶民邪予謂天子有治平之責固宜修身齊家以爲之本若庶人雖無治平之任然亦各

有家亦各有身安得不修身以齊之茍不齊則禍敗立至身不可保家不可完又安得不以修身爲本邪故齊家觀乎身天子庶人壹是無別由是推之以治國平天下直措之耳無容別有着眼治平術矣用健曰旣如此則平天下但說老老長長恤孤以盡孝弟慈三者足矣何必更言理財更言用人添出許多政務乎曰子但知平天下章又說用人又說理財不知爲政在人取人

以身用人亦以修身爲本也生財有道則財恒足理財亦不外修身大道也試歷言之可乎夫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不畜聚斂唯知好仁好義以與民同其好惡而府庫自充矣則名曰理財實公財耳名曰生財實散財耳如此理財乃所以修身者何曾添出事耶斷斷兮無他技休休然如有容人有技若已有人彥聖心誠好名曰用人實不敢自用耳名曰取人實好人之所好

著眼

耳如此用人亦所以修身者又何曾添出事耶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

懷林曰人皆言佛氏教人明心孰知善明心者莫如孔子大學正心章分明是明心之旨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懥等卽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既有所忿懥矣則忿懥在於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也有客常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閒故也又忿懥既有所在在東乎在西乎

在中乎在東則西缺西必以爲不正也在西則東缺東必以爲不正也在中則東西俱缺東西必皆以爲不正也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不皆然孰能定其正位乎故有所忿懥等皆不得其正者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而求之也如此則心誠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味百爲皆廢矣今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

謂心遂無所在也有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為心也物而不神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為心也空而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余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伏羲一畫而千畫萬畫自變易而不可窮是象圖也物生而後有

象非吾心之初矣大禹九疇而千疇萬疇自洪著而可垂法是數圖也象生而後有數去吾心益遠矣故自古唯心難圖而唯夫子能圖之嗚呼孰知其高出易範之上而爲往聖之所不能發者哉

中庸言天命之性是命者性之原也若不知命則無由知其原何以爲君子既知命則千了百當而知禮知言自在其中矣豈知命之後又有

知禮知言之功哉抑知禮知言正知命之實下手處也夫維天之命無聲無臭安得有言言之與命似無關涉何以獨急夫子罕言命豈言也者乃所以言乎其罕言之命邪中庸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於知人則知人固君子要緊處不知言無以知人則知言又是其極緊要處矣今觀小人唯其不知天命是以不知聖人之善言天而侮之既不知

聖人之善言天則必不能知聖人之爲大人而狎之矣狎大人不知人也侮聖言不知言也用相曰中庸一書皆吾夫子示人知命之學故首言天命之性而繼之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終復結言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詳言命也如此其欲人知命也如此然中庸言命而命又本中庸故以中庸立名焉中者至正而不偏庸者至常而不易是謂大中至正常久不

易之理理即禮也即中庸也故又曰知禮知禮
即是知中庸知中庸即是知天命矣但自其於
穆無朕而不可窺測者謂命命則疑於虛若不
言理則恐或墮於空寂以空寂言命豈知命也
哉自其眞實不虛而不可抑遏者謂理理則涉
於爲若不言命則恐或滯於典要以典要言理
豈知理也哉故眞知命者不假言禮何也雖於
穆也而實不已本至空也而又至實所以爲眞

空耳矣眞知禮者不假言命何也雖不已也而又於穆本至實也而又至空所以爲妙有耳矣眞空妙有是謂至誠不誠則無物而何貴於命妙有眞空是謂費隱不隱則誰費而安得有禮（周批可知此老非空虛無用者）今學者但見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不知老子所病之禮即夫子與奢寧儉之禮先進後進之禮子夏禮後之禮耳豈知吾夫子有克己復禮之禮顏氏子有博文約禮之禮須由約而後會

由克而後復者乎約而會之則可以反本而得大德之敦化克而復之則可以立本而合天下以歸仁此顏子所以能卓然自立而未嘗有所倚也苟不知禮其何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是故知禮要矣然所以能知禮與命者以其讀中庸之書而能知聖人之言也知聖人之言則自能知聖人之人能知聖人之人則自能知吾心之人知天下歸仁之人萬物一體之人矣我與聖

人天地萬物本無別也如此知人則禮由此立命由此出方可以言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晉川曰審如此則中庸其至矣讀中庸者不可以不知言矣孟子後聖人而生聞而知其言者也故自謂知言而竊比於私淑曾子幸而見聖人得親聞其言者也故述之爲大學而傳之爲中庸以授子思若夫顏子與之語則不惰與之言則終日無言不悅未嘗助我今無一

言在焉可悲也夫今所欲知者僅僅學庸諸書之言耳而又不知眞自棄其人也夫自畔於禮也夫自絕其命於天也夫卓吾曰知言誠難哉知人誠不易哉仲尼之徒及門者三千最稱穎悟莫如子貢然夫子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不知慚愧反問何謂其莫知子則夫子之爲人子貢不能知之矣是子貢全不知人也猶庶幾望之而又曰予欲無言子貢又不知慚愧復反而

問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是子貢又全不知言也以子貢之賢尚不知人尚不知言則子貢而下又可知矣吁知知言誠難哉人固不易知知言誠不易也哉

聖人言富而可求又曰如不可求蓋言富貴不當求耳余謂聖人雖曰視富貴如浮雲然得之亦若固有雖曰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然亦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今觀其相魯也僅僅三月

能幾何時而素衣霓裘黄衣狐裘緇衣羔裘等至富貴享也禦寒之裘不一而足裼裘之飾不一而襲凡載在鄉黨者此類多矣謂聖人不欲富貴未之有也而謂不當求不亦過乎曰若言富不可求似亦未安今世挾詐行私者恃其才力往往從微賤立致富厚此皆唾手而得令人歆羡企慕眞謂富貴之可以智力求也故吾以謂富貴可求但人自不當求之耳余謂聖人尊

重自然不肯求人比見世之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者心實厭之故發爲不可求之論云耳其意蓋曰此皆有命存焉非可以强求而得也故曰富如可求吾亦爲之然其如不可求焉何哉今子但見世人挾其詐力者唾手卽可立致便謂富貴可求不知天與以致富之才又藉以致富之勢畀以强忍之力賦以趨時之識如陶朱猗頓輩程鄭卓王孫輩亦天與之以富厚之資也

是亦天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與則一邑之內誰是不欲求富貴者而獨此一兩人也邪姑以大郡庠士論之其多者或至千或至八百即此八百人者皆是求富貴利達者也然至其拖金腰玉多不過三四十人止矣此三四十人者以爲可求則此餘剩七百五六十人者必以爲不可求矣果孰爲定論乎由此觀之富之不可求明矣求而不得者固天也命也求而得者亦天

也亦命也皆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致而至而乃自取羞辱可傷也哉夫皇皇求財利如恐後時者細人之事也故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今者身居大人之位心有君子之思而屑屑然與細人同其皇皇眞是可羞或對曰人生處世以財爲命一日無財便去不得安得不急但能順其自然行其所當然不貪多不爭兢於此行財之中卽是行義

之地物我兼得益見其美何羞之有余謂此中亦難言若果有行義之心又本是重義之人則雖終日言利亦是終日行義也但此等之人絕少多是托名行義而實藉以爲利者比之專意爲利者尤爲可羞之甚而方自以爲得計則益賤耳故世之君子只空抽身財利之外不染不淄乃得脫然無累不得假行義以自托也然世之所以爲財役者亦起於多欲耳心志之欲太

廣耳目口鼻之好無窮故雖匹夫亦不免於聚斂也其實一匹之夫一匹之婦衣食之供所費幾何本自易足而自不肯足反曰衆生以財爲命其沒於財也固宜用健曰此等勢利之人本無足言若是聖人安得有一毫利欲之心哉余謂此言亦非也夫聖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飛遠舉弃人間世則自不能不衣不食絕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雖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雖盜

跖不能無仁義之心故伯夷能讓千乘之聖人也開西伯善養老則自北海而往歸之太公本鷹揚之聖人也時未得志則自東海而來就養於文王皆以爲勢利故也淮陰雖長大而寄食於漂母利也陳平本窮巷而門外多長者車轍勢也以此觀之財之與勢固英雄之所必資而大聖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無也吾故曰雖大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則知勢利之心亦吾人

禀賦之自然矣盜跖至暴横也然或過孝子之廬則不入或聞貞士之邑則散去或平生一受其惠卽百計投報之不少忘此皆仁義之心根於天性不可壅遏而謂盜跖無仁義之心可乎吾故曰雖盜跖亦有仁義之心但就其多寡論之於是乎有聖人又有盜跖遂至懸絕耳若五分勢利五分仁義便是中人中人可移而上下故習不可不愼習與盜跖居則所聞所見皆盜

跖而終身遂爲盜跖習與聖人居則所聞所見皆聖人而終身遂爲聖人故天下唯中人最多亦唯中人爲可移此聖人所以重於習也而師友之所係爲不輕矣若夫上智下愚之不移者亦豈必十分仁義而後爲上智十分勢利而後爲下愚哉但於勢利上加一分便不可移而之上但於仁義上加一分便不可移而之下蓋此一分者皆天之所獨厚仁義加一分便是中人

以上是天之所以厚上智而使之不可移也勢利加一分便是中人以下亦是天之所以厚下愚而使之不可移也故上智下愚只爭一分耳上智雖曰只重一分然卽此一分便有泰山之重不可動搖矧可移奪邪下愚之勢利雖曰亦只重得一分然卽此一分便有河海之深不可傾渴矧可移奪邪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自能學而時習傳而必習也又曰吾末如之

何也矣所謂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而自然同惡以相濟積習以至此矣是亦習也習之而愈上不可復下習之而愈下不可復上遂亦各成就至於十分耳故曰習相遠也此又上智下愚不可移者之所習然也嗚呼其初也本只有一分之差若不遠而甚近故曰性相近而其終遂至於十分差別一爲聖人一爲盜跖天淵懸絕也如此吾子無他度量只自度其一分者

是多一分勢利乎抑多一分仁義乎多則不可移易矣不多而僅僅五分無有輕重是正可移是正可習吾大爲吾子喜之

晉川曰德性問學前輩分作兩事所以有朱陸之辨今言尊德性即是問學似信不及且德性既尊一了百當何又有許多枝節廣大精微安在何處溫故敦厚何處下手如此修德只了得自家何便能宜于上下關國興敗既以身當國

何又得自保其身明哲保身如公似矣又何益于天下國家乎終日勤劬手不停披目不廢卷問學道矣又安在其尊德性乎多少不知問學者其居上為下或語或默亦自合時而迂闊道學執古板任己見激變致忿于竊惑焉且今守空寂者閉目凝神通不理會學問是又何說而號為道學者又各守門戶以粗心浮氣為廣大以瑣屑細務為精微以界已畏人為不驕以怕

事徇人爲不倍以負氣多言爲與邦以包羞忍辱爲能容以全軀苟免爲保身之明哲又何貴于學而又何益于天下國家也卓吾曰人之德性本自至尊無對所謂獨也所謂中也所謂大本也所謂至德也然非有修道之功則不知慎獨爲何等而何由致中何由立本何由凝道乎故德性本至尊無對也然必由問學之功以道之然後天地之間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者常在

我耳故聖人爲尊德性故設許多問學之功爲愼獨致中龢說出許多修道之教中庸一書皆聖人修道之教也道問學之事也此道問學與尊德性所以不容有二也豈可謂尊德性便不用道問學乎正欲人道問學以尊吾之德性耳

周批此篇字字可讀

是故德性本至廣也本至大也所謂天下莫能載是也而又至精焉至微焉精則虞廷之唯精微則虞廷之唯微而中庸亦曰夫微之顯曰莫

顯乎微其所以狀吾德性之精微者至矣極矣夫廣大也而又精微不可以見吾德性之尊乎德性本至高也本至明也雖昭昭之天不足以比其明蒼蒼之天不足以擬其高者也而又至中焉至庸焉中則無東西南北之可擬無方所定位之可住是故不得已焉強而名之曰中中則人皆可能誠則本自無息所以爲萬世不易之常千古不朽之德者在是非庸而何夫高明

也而又中庸又不可以見德性之尊乎德性之來莫知其始是吾心之故物也是由今而推之於始者然也更由今而引之以至于後則日新而無敝今日新也明日新也後日又新也同是此心之故物而新新不已所謂日月雖舊而千古常新者是矣日月且然而况于德性哉其常故而常新也如此又不可以見德性之尊乎博厚如地雖足爲厚未足比吾德性之厚也是猶

為自上而之下也更由下而之上則可以築九層之臺也可以造凌霄之宮也可以建凌雲之閣也所謂彌堅而愈不可鑽又極高而愈不可仰者矣何其所厚者愈敦愈固其所謂禮者又日隆日崇乎是謂忠信之足以進德也充實之可以光輝也敦化之自然川流也德性之尊又不可見乎合而觀之皆德性也而人不知所以尊之是故有道問學之功焉苟不知問學之功

則廣大誰爲之致精微誰爲之盡高明誰爲之極中庸誰爲之道而所以溫所以敦又誰爲之哉故聖人重問學焉重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能尊德性則聖人之能事畢矣於是焉或欲經世或欲出世或欲隱或欲見或剛或柔或可或不可固皆吾人不齊之物情聖人且任之矣故曰以人治人若夫不驕不倍語默合宜乃吾人處世常法此雖不曾道問學而尊德性者或優

爲之故聖人之意若曰爾勿以尊德性之人爲異人也彼其所爲亦不過衆人之所能爲而已人但率性而爲勿以過高視聖人之爲可也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自今觀之文王非大聖人乎羑里之囚身幾不保雖文王亦有時而不知默之足以容也幸而有散宜生輩獨出奇計脫西伯於虎口然身雖幸免又不免陷君于不義矣且夫子自謂居上不驕是也夫居上

猶不可驕也況隱而在下者乎然孺悲不見足矣胡爲乎取瑟之歌陽貨不拜足矣胡爲乎瞰亡之往謂夫子爲驕固不可謂爲不驕吾亦未敢信也以此見聖人若論處世亦多有不合衆人議論處矣然亦何足以窺聖人而又何足以病聖人乎獨保身之云明哲之云學者似未可遽以藉口也蓋此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云耳若旣食君之祿仕人之國則國尔忘家公尔

忘私其義也豈可嘿嘿以取容而曰我欲爲明哲乎且夫子又不曰臣事君以忠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君能致其身乎彼道學者獨竊此以自文是賊道矣噫欲處世而身致治平者恐別有經綸之學在未可以大學之道爲迂緩而不講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食祿任職報主竭忠保身之說非但不可言之於口而亦不可萌之

於心若有此心便是不忠此何時也豈春秋時邪夫子不幸而當其時故惓惓以明哲爲言然比干剖心夫子且大以爲仁豈可遂謂夫子好明哲而復責比干以不能保身歟況今又何時矣只可責食祿者或未嘗有尊德性之功則可苟能尊德性矣而曰不能委身事君者未之有也大抵身家之念重則君父之念輕或名義之前眼念重則君父之念亦輕雖有高下其爲不念君

父一也以故情義不通上下間隔古今皆然誰肯自任其咎乎此尊德性之功所以不可不亟也若力小而任不稱委高而志昏惰苟不知歸則貶斥隨之矣此於明哲本無交涉也大抵中庸一書專言尊德性之事此則堯舜以來相傳之學夫子不能異也大學一書專言大人之學雖庶人亦未嘗不明明德於天下者此則夫子獨得之學千古聖人不能同也

懷林曰若說大學正心是聖人明心之圖則論語言有知無知亦是明心圖矣今聖人曰吾有知乎哉是以有知自疑也曰無知也是又若以無知自信也有知無知皆不敢知如此何以故蓋若說我爲有知歟則鄙夫有問我實空空如而若無一知識在心者似若不足以答鄙夫之問也若說我爲無知歟則扣兩端而與之竭雖我又不知其從何而來矣然則謂我爲有知不

可也謂我爲無知亦不可也此亦夫子明心之圖也果然否余謂若如此說則夫子到處皆是明心以示人者蓋心原是無方所之物故不可以有所而求又不可以無所而得心亦原是無知識之物故不可執以爲有知亦不可執以爲無知唯在人默而識之則知有所無所有知無知眞何有於我也哉

天下之事各義則已故聖人曰義之與比則君

子之於天下也義以爲質焉盡之矣何故又說禮行又說遜出又說信成不旣贊乎曰單言義則四德皆具故義爲總名如乾之有四德是也今各擧言之正所以盡義之用耳夫天下之事固有在我以爲宜而在彼或不宜者則禮不順矣禮者人人各具人人不同若滿堂宴笑而一人獨有向隅之泣亦未爲各得其所也故必禮以行之而後彼我皆得衆志皆洽旣得而洽之

矣若顯然自以為功是不遜也故必遜以出之而讓美與人吾不見其為美也推功與人吾不知其為功也則無義之名無禮之名是謂委曲遜出令人不覺斯善矣若此者蓋出自真心本自實意成始成終表裡若一是主之以忠信也豈不君子其人哉蓋天下唯讓德為難故夫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由也不讓是以哂之蓋能讓則天下無復事矣今觀夫子平日唯說

當仁不讓而已可知當仁之外更無一事不當讓也自今觀之伯夷泰伯皆有國者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君有欲後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為義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禮拂矣故決之於禮則泰伯決不宜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則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至於披髮佯狂逃竄蠻荆

使季歷有得國之實太王無欲傳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之精委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識非伯夷所可望明矣伯夷只可言讓不可言能讓非遜也須是連讓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之耳凡事皆然寧獨讓國若子房借漢祖以為韓義也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辭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

始一心誠信無僞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之大法哉使韓信當其時卽能讓王而取淮陰又何有赤族之慘邪或曰淮陰當秊非但不讓亦且無禮矣假王之請於禮何在余謂淮陰非但無禮亦且無義矣固陵之約信已不至非漢祖聽留侯之說先封爵邑則垓下之事未可知也故一得則四善兼得一失則連義亦失讓其可少歟孟子曰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則讓乃禮之大者古今天下以讓而得以不讓而失者多矣嗚呼可不讓歟讓又是美德又可以不讓歟連讓亦讓始爲泰伯始爲遜出嗚呼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萬全無患矣眞實有利矣

關雎之詩未得則展轉反側寤寐思求其神傷也既得則鍾鼓琴瑟樂之不厭其樂淫也夫子反曰不淫不傷何哉曰此卽有慟乎之說也非

夫人之爲慟而誰慟然則關雎樂之淫也而自不得謂之淫哀之傷也而自不得謂之傷矣今之言政刑德禮者似未得禮意依舊說在政教上去了安能使民格心從化也彼蓋但知禮之爲中齊之爲齊中則不可使人有過不及之差齊則欲齊人之所不齊以歸于齊夫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物之不齊又物之情也中無定在又孰能定其太過而損之定其不及而益

之也若一一而約束之整齊之非但日亦不給依舊是走在政教上去矣彼政教之所以不能使民格心歸化者正以條約之密無非使其就吾之條理而約之於中齊其不齊而使之無太過不及之病也是欲强天下使從已驅天下使從禮人自苦難而弗從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耳是政與刑自是一套俗吏之所爲也非道之以德者之事也然不知是如何乃爲道民以德

著眼

者之禮乎禮又如何去齊得他若曰齊其所不齊則强其所難拂民之性如何便肯格心余謂此問極好此疑極是蓋道之以德則爲民上者純是一片孝弟慈眞與心旣以其躬行實德者道之于上則爲下者旣自恥吾之不能孝弟與慈矣而上焉者又不肯强之使從我只就其力之所能爲與心之所欲爲勢之所必爲者以聽之則千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

者各遂其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篤也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今之不免相害者皆始於使之不得並育耳若肯聽其並育則大成大小成小天下更有一物之不得所者哉是之謂至齊是之謂以禮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願有不格心歸化者未之有矣世儒既不知禮爲人心之所同然本是一箇千變萬化活潑潑之理而執之以爲

一定不可易之物故又不知齊爲何等而故欲強而齊之是以雖有德之主亦不免於政刑之用也吁禮之不講久矣乎天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惡從民之欲而不以已之欲是之謂禮禮則自齊不待別有以齊之也若好惡拂民之性菑且必逮夫身況得而齊之邪中庸言明善誠身又曰擇善固執大學言知止能得又曰知至意誠雖以顏子之學亦止曰擇

中庸而得一善則拳拳弗失而已然則學問之道知及仁守盡矣何故又說莊以蒞動以禮乎曰此謂臨民動民者言也臨民則有上下之分不莊則民慢而上下無體動民則有教學之益非禮則不當而教學難施故雖知及仁守於已所學有實造矣若槩以簡易佚樂臨之謂無事可以坐致太平謂酣醉偃臥可令齊國東海大治此則子桑伯子之簡夫豈不可然其使人不

敬何哉故曰無爲而治而又曰恭巳南面也至於教學相長全要因材而篤所謂禮也若可以語上而不語不可以語上而又與之語皆違持失幾不中禮矣故曾子能唯卽呼而告之一貫子貢能疑故設以多學多識而使之自然自非此皆吾夫子動人以禮處所謂相時而動不累學人者也唯顏子一人則克巳復禮之訓博文約禮之訓不一而足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何謂也曰此即知而好好而樂之謂也夫志於道則志有所在而不遷矣猶未得也得則謂之德有得則可據之以爲守然猶恐其或奪也仁則由中以發外本是吾之固有吾但依而行之足矣夫豈他人所能奪而吾據而守之邪然曰依則尚見有仁曰仁則尚見有已未忘也夫雜物撰德皆仁之地百爲泛應皆仁之施何莫非仁者而乃依仁也邪故曰

用應酬但有藝事出往游衍但與藝游無他道也無他德也無他仁也所謂兩忘則自然好而樂之矣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樂在其中顏子樂而不改者此也所以尋仲尼顏子樂處者尋此者也嗚呼盡之矣

大學釋誠意即首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蓋即此以比好惡之眞實不欺處使人知此是誠意誠即實也知此是獨知獨知即自不敢欺也不

欺則意誠矣不欺已則慊於己不欺心則慊於心不欺人則自不至於消沮閉藏而無惡之可揜矣不患千目而視千手而指矣而何有於十視與十指邪何等安閒何等自在心亦由此正身亦由此修所謂一了百了者是也而其原只於不欺此獨知之一念耳一念之動者意也意之誠邪不欺邪吾獨知之而天下之人亦皆知之後世之人亦皆知之意之不誠邪自欺邪吾

獨知之而天下之人又皆知之後世之人又皆知之何也以此意之同也故即此獨知之中實爲天下後世同知之地既爲天下後世之所同知而又何以欺爲邪而又烏用欺人爲邪是以治平君子舉此加彼不難矣孟子告齊宣曰王毋以好色爲疾也王唯眞知吾之好色則一國之男女皆得所矣毋以好貨爲疾也王唯眞知吾之好貨則一國之衣食皆有餘矣又毋以好

勇爲疾也王苟眞知吾之好勇則一怒而一國之民舉安民唯恐王之不好勇矣比類而推王若無疾則已倘別有他疾皆是自獨知而來皆（痛切）是自眞眞心意所發而來不肯一毫瞞人者非意誠而何夫人正賴有此實意有此眞知故能推以及人與人同其好與人同其惡便是王政了矣使齊王自以爲疾而欲去之又安肯容人（痛切）之疾而又安肯容百姓之疾邪旣而自己之疾

又不能去終不免瞞昧以過日百姓之疾又欲如法以去之而曰尒何以好色好貨好勇而犯吾之所疾惡爲也吁豈非起於自欺之一念而意不誠之故哉故君子莫先於誠意焉意誠則有可推之地由此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直推之而已故能推卽是修身推之以及人卽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功效焉無別有修之功齊之功治之功平之功也好者推之以同其好通天下

痛切 真

亘萬古此好同也惡者推之以同其惡通天下
亘萬古此惡同也故意誠則推之自有餘矣推
之者强恕之道也取譬之道也勿施之道也絜
矩之道也故夫子不許子貢以無施而自謂慥
慥君子唯在眞知吾之未能而不敢不勉焉則
聖人亦猶人也無自欺而已聖人之治平無異
術也亦唯善推其所謂毋自欺者而已則無自
欺婯矣意誠本矣獨知之知之不可欺甚矣然

而人終不免於欺此獨知者何哉則以不知此知之眞實故也故大學言誠意而必先之以致知嗚呼致知焉盡之矣

右十八章

# 道古錄卷下

舜好問已矣而又好察好察是矣而所察者又是其極邇之言謂之曰好問則自四岳九官十二牧以至芻蕘工瞽無不好問可知也而未必皆其所好察也、唯是街談巷議、俚言野語、至鄙至俗、極淺極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樂聞者、而舜獨好察之以故民隱無不聞情僞無不燭民之所好民之所惡皆曉然洞徹是民之中所

謂善也夫善言卽在乎邇言之中則邇言安可
以不察乎曰察則不止於問曰好察則不止於
好問然則聖人之於邇言善矣夫唯以邇言爲
善則凡非邇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
民情之所欲故以爲不善故以爲惡耳非眞如
今人所謂妨政蠹民之惡也既知其爲惡則隱
而置之不復用既知其爲善則揚而舉之以用
其中於民隱惡揚善兩端之執也用中於民聖

人無中以民爲中也夫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況居民上而爲天子者哉天之立君所以爲民舜惟日夜思所以用民之中俾之無有失所欲者安得而不遑遑焉而惟邇言是察也邇言者近言也察言者止於近言何以成智又何以成大智蓋言而曰近則一時之民心即千萬世之人心而古今同一心也中而曰民則一民之中即千萬民之中而天下同一民也大舜無中而以

百姓之中為中大舜無善而以百姓之通言為善則大舜無智而唯合天下通古今以成其智夫智而至於合天下通古今也其謂小智乎大智乎當自知之矣故曰舜其大智也與

索隱則智者欲其過行怪則賢者欲過之既隱既怪自然與世不同自然超出尋常之外天下後世自然有稱述之者矣故夫子曰吾弗為以其用心於不必用之地無益於百姓之日用也

日用者中庸也本無名而又烏用有述爲哉然天下之事非名則誰述無述則誰爲故君子雖以學道爲事遵道爲功然既無赫赫之名而能淡然不厭者鮮矣此又不免半途之廢矣故夫子曰吾弗能已以此自學則不敢厭以此誨人則不敢倦若賜之願息求之自畫我無是也我唯依乎中庸而已循吾未發之中執吾不易之庸雖無有一人稱述我者直至於遯世而不我

知也我亦不因之自悔而遂廢於半途此則夫子之事而夫子不以自居故又曰唯聖者能之意蓋曰必如是而後爲君子之能依於中庸也然而未可以遽責之君子也必也聖人乎所謂非天下之至精不足以與此精則隱怪不能惑矣非天下之至健不足以與此健則半途不能廢矣非天下之至神不足以與此神則出有入無窺乎太始而能爲天地之先矣此雖至平常

至簡易爲百姓之所與能而非聖人則決不可能者故曰唯聖者能之

旣說唯聖者能則不必曰中庸不可能蓋唯中庸不可能故非聖人則必不能聖人之能能其所不可能者耳今天下之事凡可以容吾力者人無不竭力以爲之如天下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此皆世間第一等難能之事然以天下之衆而能使之均平若一人以天下之大與之

而不屑受此固難矣猶謂所重者身耳至於白刃之蹈則生死且不顧身亦度外物矣卽此三者人皆可能可見天下無不能之人人無不能之事凡稍可致力人爭勉焉則以可能故也若中庸者費矣而隱旣已隱則雖神眼不能窺微矣又顯旣已顯則雖神力莫能遏其來之何哉故曰不可能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葢世人但知百

姓與夫婦之不肖不能而豈知聖人之亦不能
也哉以故告之曰爾勿謂聖人能是也自我言
之聖人所能者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能勿下視
世間之夫婦為也此一與字下得甚妙若說夫
婦所不能者則雖聖人亦必不能勿高視一切
聖人為也此一雖字下得又甚妙蓋道有至者
中庸則道之至也至則決不可以智力勉強而
能故說莫能載莫能破上下察等若曰非但聖

人所不能也雖天地亦且不能若不極言其至非但夫婦可與能也雖微而鳶魚察而飛躍皆可與能之耳以此觀之彼天下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皆極其力之所可能鳶魚類耳夫婦等耳曷足怪哉是又安足道邪莊生謂塵滓粃糠陶鑄堯舜豈荒唐語邪直與先正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目相合

聖人言知必言行以見行不離知言行必言知

以見知不離行其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智者過而愚者不及由不明故不行道之不明也我知之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由不行故不明知行相須蓋可知矣然則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旨實出于此世間一飲一食莫不皆然雖有嘉殽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何由知旣知其旨安肯不食乎唯是二種人坐在飯蘿之中強作聰明富貴之相以為此常飯耳貧乞人之食

吾安能食務求奇品異味而奇奇異異又卒不可得遂餓而死此一種也所謂賢者智者流也亦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罪也又一種者亦坐在飯蘿中安以爲毒物所覊寧餓而死不敢輕嘗是謂至愚至不肖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瞞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人天下豈不皆飽煖之夫哉是以中庸之道終莫之行莫之明者以此

聖人以擇中庸而能服膺弗失者爲大賢上士以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比之驅人於罟獲陷穽而不知避如禽獸貪夫犯死不顧夫中庸何物也擇而守之則生不知擇而守之則遂自納於死豈非謬與今之不知中庸者衆矣何以不入於穽也余實思之而未得釋氏動以生死恐嚇人曾謂吾聖人亦言生死乎意者夫子十五便志學五十猶學易正謂陷穽在前當思所

以急避之邪不如是戒愼恐懼臨深履薄恐此身出不得書是以比之禽獸比之貪夫比之網罟比之牢獄令人早依於中庸耳矣非不義而言之太甚也余實不知中庸之可以免死因書之以請教四方之講道學者

道本不遠於人而遠人以爲道者是故不可以語道可知人卽道也道卽人也人外無道而道外亦無人故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已治人

者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若欲有以止之而不能聽其自治是伐之也是欲以彼柯易此柯也雖近而實遠安能治之安足爲道也邪然其所以不能以人治人者由其不能推己及人耳故說忠恕中心爲忠自己不容已之實心也如此中心爲恕自己不容二之初念也所謂施諸己而不願則勿以施之於人是也不願者中心之實也勿施者如心之推也如

是則自能以人治人而不忍執柯以伐之矣忠恕非道也而可以近道故曰違道不遠夫道者無人無已何待於推有推則猶見有已於道尚遠但須由此進之耳既能推己及人以行吾强恕之功則自能以人治人自妙夫無爲之化然世又有不能推己及人者則以不知反己自責之道耳故夫子曰君子之道丘未能一歷數子臣弟友而皆曰吾實不能何敢責人爲耶學者

既不知平常倫理人實難盡反以聖人爲致謙於是乎明於責人暗於自責身陷於言行相違之失而不自知況能推己以恕於人邪不知夫子是眞實語是以不敢自足而唯日孳孳不敢放言而唯恐或盡即此是相顧即此是慥慥即此是篤實君子皆自一念反己自責之心爲之也是以中心平恕而自然有可推之地也

既說以人治人則條教禁約皆不必用聖人何

以又說修道之教曰修道便是教以人治人便是修道中庸一書皆教也皆恐人不知道不離人人不離道而欲遠人以為道於是乎愈修愈遠愈治愈不治故說道不遠人而欲以人治人也然非知道者終不能修道非學以知人者終不可以治人或曰若如此則我與百姓咸相安于無事豈不是至治之世無為之極垂衣之朝然如何行得夫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強凌衆暴

眉批 一篇俱是至理

誰能靜之、一日無法則一日不治、雖以舜爲君恭己南面坐享無爲、亦必有九官十二牧代天之工、今何言治之之易也、曰子但知舜有九官十二牧以代天工而不知九官濟濟相讓九官諸臣亦無無爲也、禹掌治水家門不入者三、呱呱弗子者其年八而能順水利導不與水爭地行所無事禹無爲矣稷掌敎穡因地之利稷無爲矣契掌五敎敬敷在寬契無爲矣益掌工虞能

使草木鳥獸咸若益亦無爲矣獨一臯陶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曰辟以止辟似不免於殘民者今觀舜之稱陶曰臯陶邁種德措刑不用黎民懷之則臯陶亦何爲之有由此觀之舜之君臣俱熙皞休享于無爲者獨四凶之誅說者謂其大不及堯則甚有理故夫子以天配堯以君稱舜君則只於有天下而不與天則蕩蕩焉民莫能名矣其爲絕遠實天之與淵然今觀縣之殛

也甚無謂也以禹爲子而又有平水土之大功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者也鯀之罪九載績用弗成者也獨不可以其萬世之功原其九載弗成之績乎堯既能從容以聽之於九載舜獨不爲禹念其親非情也然則堯之化遠矣故夫子言篤恭至於聲臭俱無而後爲至而後爲不顯之德而後可以刑百辟平天下若猶有聲色者存則雖曰不大亦末耳此可以語治人之理矣是

故不見而章者在不動而敬者在不言而信者在不賞而勸者在不怒而威者在不顯而儀刑者在不聲不色而化民者自在是謂篤恭而天下平非玄也亦非禪也是吾夫子之言也倘若出自我口入自汝耳則必笑駡叫號目爲玄言禪語不可以埀訓矣曰子所云以人治人似也何舜以下夫子皆不以無爲許之三代以降幾人曉了此旨而亦以治何邪其亦資性有偶合

者邪、今之學者、終日談學、何以不聞談到此也、余謂百世無善治、千載無眞儒、此二語、昔人已極談之矣、第談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談以是相左、孤負聖人學庸諸書耳、非絕不談也、若漢祖之神聖、漢文之明聖、直與放勳暗合、未嘗知學問也、即令極意問學者、亦安能及之哉、是謂天性至到、聰明超詣、非常遇也、曹相國舍中堂以奉蓋公、九年而齊國安集、汲長孺病閨閤不

壞一鑪七季而淮陽政清皆天資近道無爲而理非學所加者亦可貴也夫栽培傾覆天必因材而況於人乎强弱衆寡其材定矣强者弱之歸不歸必并之衆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雖聖人其能違天乎哉今子乃以强淩衆暴爲法所禁而欲治之是逆天道之常反因材之篤所謂拂人之性災必及其身者尚可以治人耶故誠意貴矣誠意則好惡合天是故不可

周此非常人所可[illegible]語

以不知天誠身要矣誠身則天人一道是故不可以不知人是故大學言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誠身必先明善也善明則身自誠而成已成物時措之咸宜無假借也知至則意自誠而好好惡惡到處皆自慊無造作也是故欲治人者必以知道知人爲先不知人而能治人者鮮矣不能治人而能自治者未之有也

古人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即見星斗非謬

語也夫星斗至高也不待窺牖而可見天下至遠也不待出户而自知是近之未始不遠遠之未嘗不近也卑之未始不高高之又未嘗不卑也使近而不遠則誠近矣何取於近遠而不近則徒遠耳又何貴於遠邪唯其近而又遠遠而即近卑者又高高者即卑此自邇自卑之論也葢言其未嘗有遠與邇高與卑也若果有卑高遠邇如四維上下之不可易然則亦四維上下

焉耳非所以論於君子之道也故夫子既引詩
而復以父母其順乎結之夫吾妻子之樂兄弟
之翕本非所以爲順父母計也而父母自順則
道固有不行而至無堦而升者一讀詩而可知
也而謂父母爲遠必須自兄弟妻子之邇以至
之可乎是不通之談也而謂必先和吾之妻子
以及吾之兄弟而後求順吾之父母循序以進
途焉可乎是又不通之論也此自邇自卑之說

也蓋言邇之可遠邇之即遠君子之道自邇足矣不必極遠也自卑足矣不必窮高也

記者謂夫子不語神而中庸乃盛言鬼神之德之盛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實則體物而不可遺故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駿奔走執豆籩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儼若對越肅若陟降而或見之者焉夫不見不聞至微也而能使天下歷萬古之人自然畏敬奉

承拜而禮之祀而祭之則其體物不遺之驗又甚顯也微而又顯顯而實微鬼神之爲德不既盛乎哉故其詩曰神之來也無方既不可以私心圖度而遽以爲有而神之應也如響又自能使人不可以厭斁不敬而遂謂之無然則鬼神信非虛也鬼神信非誣也夫子之語神也如此彼謂其不語者直記者之語耳記曾論者又是何人多其曾子與有子之門人也夫神爲不測

故緩詞不足以盡神鬼爲難知故顯詞不足以道鬼此唯曾子得聞之雖有子尚不知其得聞與不何如也而可使其門人弟子聽之哉而可與其不可與語者語之哉則其謂夫子之不語神也固宜

曰鬼神之道幽遠難明非但有子不得聞即子路亦未之聞也季路問事鬼神而夫子不語但告之曰爾且未能事人安能事鬼乎夫當時之

所謂人者果孰有過於夫子也正名之告直以夫子爲迂而不聽則其不畏天命狎大人而侮聖言甚矣安在其能事人也不能事人安能事鬼便是直語以事鬼之道非不語之也何也人鬼一道不能事人以故不能事鬼則凡不能事鬼者便是有鬼神而不信其赫然臨之在上質之在傍也又豈有能事人之理哉然則令之所謂能事人者事勢也非事人也眞其能事人則自

周批忠信可孚豚魚

能事鬼矣故唯大聖人爲能事鬼則以大聖人能眞事人故也今觀夫子之言曰吾若有他妨而不得與祭是即不祭是即慢神吾不敢也是故祭先先在祭神如神在凡鄉黨一書所以紀聖人之事神者詳矣雖以鄉人之儺鄙俚俗惡聖人亦必朝服焉自阼階以臨之若曰是皆有神明在鄉人所爲禱祀而祈禳者也敢不敬與唯是祭不欲數數則煩其慢神也滋甚又不欲

瀆瀆則諂其慢神也益甚故曰敬鬼神而遠之
唯是春秋二時乃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裳衣
而薦時食蓋敬神也恐煩神也又曰非其鬼而
祭之諂也如魯之郊禘季氏之旅泰山王孫賈
之欲媚竈皆諂之也大不敬也神其享之乎故
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知禮之本深
爲夫子所大是以抑揚言之言泰山之神不可
以非分而求本欲求福吾恐其反速之降殃也

大不可也。又非林放者比也。即夫子此言觀之。則泰山爲有神乎。爲無神乎。如其無神。祭之何益。如其有神。可安祭邪。故夫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然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蓋自有天地以來。直至今日矣。有此天地。即有此人。鬼有此世界。即有此。既有聖有此賢聖。即有此祀典。使其無神。聖人何謂而制此祀典。以貽萬世。設使一聖人者。作聰明以舉之于前。後來千聖。相繼獨

無一人見其不可乎即聲言以辨其爲惑世誣民正所以見其不苟同者何以愈經後王而祀典愈備也今之學者言及鬼神則以爲異端釋老之教小言之則以爲恥大言之則斷以爲狂然自入仕以來一入公門則必先祭門而後敢入祀土地神而後敢坐不先齋宿於城隍仍爲文以告於城隍之神則不敢遽坐政事堂而聽政則自九卿百執事而下以至郡守邑令諸大

小官罔不皆然矣何獨無一人明其不然者毀
神像而惜此牲醴之供也不但是也春秋二丁
先聖先賢報本反始似矣若夫山川社稷之壇
風雲雷雨之壇無祀厲鬼之壇則自上元清明
以至初秋霜落冬寒陰氣慘慄之候無不有祭
祭又必遍於各里各鄉各村各社不太煩乎此
何義也今之官者雖不敢廢祀然亦故典焉耳
非但既灌而後乃不足觀披倚臨祭神亦吐之

矣寧獨諸壇卽以夫子言語童而習之以取功
名富貴而兩廡爲馬糞之巷牌次爲廚庖之版
矣藐然不理是尚能事人乎中間有眞實愛民
者蠲潔牲醴齋戒必明山川鬼神自降之福化
災爲祥厲不作歟歲時豐稔民日以寧而是等
反笑之以爲拙癡之以爲太認眞矣然是等也
平居無事則慢神而虐民小小疾病細細驚惶
卽求神問鬼禱祀並作雖淫祠妖魔祀典不載

者亦哀求之萬端也其最信神信鬼者則又莫如此等輩不亦可笑之甚與故聖人之祭以受福而世人之祭以致禍則不能事神之故可知已夫唯聖人能事神故其敬之也專夫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何其誕也而聖人以爲至祥極瑞筆之於經而不刪若在今人必且吐噦棄之矣帝賚良弼說築唯肖何其誣也而武丁即以爲上聖大賢爰立作相而不問若在今人必且交

章彈劾而以死諍之矣此無他不知人故也不知人由於不知天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非至誠如神者又孰能知之故又曰神以知來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知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一實理之自然一眞誠而不可掩也如此非誕也非誣也特心非至誠見滯凡近遂怪之不信執之以爲誕且誣耳矣嗟嗟執無鬼之說者卒爲鬼所拷而不知作無

佛之論者因爲婦所譏而後省古今迷人大抵然矣而何足以費吾喙

君子所以無願外之念者以其能素位也所以能素位者以其無入而不自得也若無自得之益則見內輕見外重而能不願外者未之有矣既願外安能素位故君子之心自得焉耳矣今夫貧賤我素有也一旦而居乎富貴之位則視富貴又若素有然而行乎富貴之所得行

初不見其身之從貧賤來也今夫富貴我素有也一旦而居乎貧賤之位則視貧賤又若素有然而行乎貧賤之所宜行初不見其身之從富貴來也以至患難夷狄莫不皆然平居無事初不知有患難也卒然而立於患難之地則患難與居若素患難然不以爲異也素居中國初不識有夷狄也卒然而入於夷狄之鄉則夷狄與同若素夷狄然初不知其爲中國人也夫富貴

貧賤患難夷狄皆位也而視之若素則易位而安而自無願外之想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皆外也而外者不入則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之思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苟自得又何往而不可哉居上居下處己處人皆可知矣曰昔人謂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又謂人生如寄多憂何爲此莊生之所以稱達也今夫子言素位則步步皆實際似與莊生等所見不同余謂前聖後賢皆

重在自得上其自得同則所言自無不同者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强好勝之私耳非孔子莊子本旨也今觀夫子視富貴如浮雲寧獨傳舍莊生魚樂於濠梁之上貧賤若曳尾之龜其爲素位亦已極矣扶杖逍遥與逍遥御風何殊百代過客乎觀人間世以應帝王步步皆實詰寧獨吾夫子教人素位哉故

學者須得聖賢自得之益苟自得縱不同亦何妨也

哀公一小國之君也兼是昏弱太甚之君不足與言矣就使有問當對亦豈無別方便接引之語而卽告之以九經語之以誠明九經則自修身尊賢親親而推之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誠明則詳之以博學審問知天知人以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弗得弗措焉此皆聖人平天下

之事功、夫豈哀公之所能辦也余謂夫子非告哀公也所以告諸弟子也正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特因哀公之問而遂發之耳縱春秋之天下無一人能知而行萬世之天下終無有一人能知而行之者邪則夫子之教在也今觀大學一書所言平天下之道備矣是皆自問自答自唱自和雖弟子亦不待其問而遂自言之況國君有問猶謂發之有端夫子安能以

已也邪大抵聖人之人千萬世合爲一人之人也故不在天下則在萬世非世人一人之人所可比也既不得而比而又烏得而知之哉大學言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余謂吾夫子欲明明德於萬世

盡性之道唯至誠能之蓋性盡則洞徹到底不畱一塵矣故曰盡性性盡則人性亦盡物性亦盡何也人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猶見

有物未爲能盡其性也性盡則化育在我參贊自我何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爲能盡其性也故中和一致而天地自我乎位萬物自我乎育嗚呼至矣盡矣非虛言也

夫至誠則無事矣未至於誠必有物以蔽之蔽則不亮而未免於自欺故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此大學所以言格物也誠之未至必有物以

遏之遏則不直而不能以通流故必致曲通礙而後誠至此中庸所以言致曲也致曲則疎暢直達誠自在矣誠則形不可遏也形則著自日章也著則明遂光顯也然形則猶滯於象滯則尚未活動着則猶着於影着則尚未變通明則尚疑有光景景則迹未融而誠尚在非化也化則乃可以言至誠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人存政舉故人道敏政人道敏政故為政在人

是故必敬大臣也必體羣臣也必知尊賢也知尊賢則自然知其孰爲大臣而當敬孰爲羣臣而當體矣等殺有不了然乎然何以知其爲賢也益取人之本在身又必先修身以爲取人之本焉身又當如何修修之以天下所其由之五達道也道又當如何修修之以吾身三達德之仁也而仁又非他反而求之卽此人是已故曰仁者人也是故欲修身者不可以不知人而仁

之發莫大於親親有人則有義而義之用莫大於尊賢則修身即爲仁尊賢即爲義矣原非在外也有人必有禮而禮之施則尊親有序親賢有秩亦非在外也夫仁即此人則君子固不可以不知人而出之爲義生之爲禮義實天之制禮實天之經則君子尤不可以不知天矣旣知人又知天則身修而取人之本豫矣修身則能順親可知也取人則能尊賢而敬大臣體羣臣

又可知也由是而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以爲政於天下有不易易乎哉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者人義與禮者天天之未始不爲人人之未始不爲天也故知天知人則身修而自能取人嗚呼盡矣下文天道人道皆說知天知人以修身事故詳言之蓋不患其不能爲政而患其不能取人不患其不能取人而患其不能修身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而天道則不勉不思而從容自中所謂誠者也思知天又不可以不知人而人道則必詳擇此不勉不思從容自中之善而固執之不敢失所謂誠之者也故誠者其道自然是謂至善是以謂之天也誠之者之其所自然是謂擇善是以謂之人也故道以誠爲至而學以思誠爲功天固未始不爲人人亦未始不爲天則我爲誠之亦爲誠者而修身之事

畢矣豈別有修之之功哉我自有天而我自知之耳我自有人而我自知之耳一誠焉已矣一善焉已矣故中間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指此誠也指此善也善卽誠而誠卽善一實理而無以尚自其眞實不虛曰誠自其物莫能尚曰善又一也故次言明善誠身終言擇善固執明則待於擇擇則無不明然善又如何擇下文博學五句正所以擇善而誠之之事也自今觀之夫子

每教人博文矣雖顏子亦每從事於斯矣但學者但知徒博而不知反約唯顏子能知夫子之善誘即於博文之中而擇乎中庸遂得一善云耳葢謂之曰博學則自朝至夕凡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味身之所蹯足之所履手之所持一切五倫交接酬應何莫而非學也何莫非學則何莫非文無往非文則無往非博矣故曰博文然博矣而約者何在詳矣而至一者何在

吾又於何而擇之而執之哉不就明師良友而審問焉不可也問而曰審則非汎問可知矣既問既審而得夫疑信相參之機則退而思之方爲有地然思又不可以不慎也不慎則遠思是謂外馳非通徹之思也不慎則苦思是謂勞志非無思之旨也必慎思之而得其所以憧憧往來者然後辨而明之以就正于有道亦庶幾達其所謂不思不勉焉者矣是反約之功明善之

學也而能篤而行之者誰歟或日一至或月一至不啻足矣故又曰篤行之生知者一而學知者以百能之而不讓生知者十而困知者以千能之而不辭必得乃已弗得弗措果能如是篤行雖愚必明況非愚邪雖柔必强況非柔邪故必篤行此審問愼思明辨之功務得一善焉乃已尤爲擇善誠之者之最要切處故以篤行終焉此唯顏子能之若由賜之徒非不由審問愼

思明辨以恍惚其所謂一者而篤行之弗力是以不能期月守不能拳拳服膺而弗失非不能服膺之罪也未見其的然有可守之實而遂自以為足之罪也非不能期月守之罪也未得而自以為得而不肯篤實而力行之以求其實得之罪也實得則誠矣誠者實之謂也既實得又烏用守若又有待於守有待於固執焉非實得也即此不誠甚矣非誠也非天道也若夫博文

之旨、則民咸用之、百姓與能之、愚夫愚婦其由之矣、夫誰不學、夫誰能離之、而不博、

無德而作禮樂、愚而好自用也、無位而作禮樂、賤而好自專也、有德矣、有位矣、而不當時而作禮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也、夫自用也、自專也、生今而反古也、如是而災不及其身者、未之有也、夫議禮制度考文、此王者之禮樂、而有德有時有位之天子之所作也、若非此等天子而、

欲議禮制度考文以興禮樂得乎試觀天下之今日時王之制作尚在庶民之信從未改故車則同軌無敢制度者書則同文無敢考文者行則同倫無敢制禮者是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先在德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又在位也有德有位而不當時則夏殷是已今之所用者周禮吾不從周而誰

從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尤在時也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有此三重而後議禮制度考文以作禮樂則無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之失災不及身而過可寡矣故又覆言之曰上焉者有德有位而不當時是無徵也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三重缺其一是以不可下焉者有德而無位與時是不尊也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三重缺其二尤不可矣故君子之道本諸身有其德也

徵諸庶民又信且從有其位當其時也如此則三重在我寧獨可以寡過乎哉將見考三王而不謬雖三王不能違時也建天地而不悖雖天地不能違時也以質鬼神則鬼神不疑吾不能違時之論也以俟百世則百世聖人不惑吾不能違時之言也然則時乎時乎固聖王之所獨重矣以夫子之聖而不當時又安能已吾夫子又安能已於反覆而言之詳也與哉雖然若夫

子者又豈時位之所能限也使時位而可以限夫子則夫子亦與千古帝王百世聖人等耳烏在其爲賢於堯舜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乎故夫子亦自知之夫子亦自言之若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夫學以知天知人也則萬古同一天萬古同一人是謂萬世一時天且弗敢違之矣而何時之恃乎是謂萬世爲士人人胥載之矣而何位之

劉批賢於堯舜今始明白

看

看○看

有乎是故唯無動也動即世爲天下道而豈直當世唯無言也言即世爲天下法而豈直當世唯無行也行即世爲天下則而豈直當世近而千百年服之無斁而厭者誰遠而萬億載望即興思而欲從末由不心服者又是誰此可以見夫子之無時不然矣此可見時之不能違吾夫子矣夫子雖以此稱君子其實蓋自謂也彼君子者又烏能然以今觀夫子其果世爲天下道

世爲天下法與則否也夫子之言眞若合符契矣故復引詩以自明、

夫君子安能不從時也必也至聖乎至聖則聰明睿智已具雖未嘗臨民而足以有臨也寛裕溫柔等咸具雖未嘗容物而自足以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也蓋涵之爲溥博淵泉之德而時出之爲莫不說莫不敬莫不信之施時在聖人不過以時出之而已又何時之待也況有位與否

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血氣含生之屬莫不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故曰配天以今觀吾夫子夫孰不尊夫孰不親從今以後以至萬億秊載其尊且親但見其有加而不替矣豈若當時之王見在則尊過則已見在則親過則已者所可比邪又豈能以一人之身合中國蠻貊盡舟車人力之所至

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月霜露之所照所墜乎則夫子之澤遠矣廣矣夫子之言至是又若符契矣故稱之曰至聖焉吾以謂千古可以語至聖者夫子也夫子雖以推之至聖其實蓋自許云

夫子之意曰令天下萬世皆尊之以爲天親之以爲父無可疑矣然欲其能眞知其所以可尊可親者則未也何也以人至於至聖則實未易

知也何也至聖者至誠者也故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經大經一仁也人但見肫肫其仁焉耳初何嘗倚於仁也立大本一淵也人但見淵淵其淵焉耳初何嘗倚於淵也知化育一天也又但見浩浩其天焉耳初何嘗倚於天也是之謂至誠之眞經綸眞立本眞知化矣知化則本自立本立則綸自經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此也蓋唯至誠乃能知天下之至聖
也唯至聖乃能知天下之至誠也則必有夫子
而後能知夫子也又何疑哉夫子在當時雖由
之强夫子每對之而嘆曰知德者鮮雖賜之穎
夫子必對之而嘆曰莫我知也夫獨一回而不
幸短命則夫子已不見知於當時矣況萬世與
雖尊之以爲天親之以爲父母敬而事之以爲
萬世之宗師夫子弗善也夫子弗樂也夫子弗

享也嗚呼此固夫子之所以爲至聖也
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甚是也夫使禮而不出於和則爲強世非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矣曷足貴與又烏在其爲美也唯其和所以民咸用之萬世同之自無不可行之理耳彼或有窒礙而不可行者非和之罪也不知和之罪也今若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是以亦不可行如此則和反不如禮和又不足爲美而可貴矣何也

必待禮以節之故也和而尚須禮幫助然後能中節而成和則空曰和之用禮爲貴可也而何以獨貴和者故曰此非有子之言也有子弟子之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非愛羊也傷時君之廢禮也夫子不欲去告朔之餼羊非不愛羊也冀時君之能復禮也全賴聖賢相與發明而筆之於書然後人知告朔之禮不當廢又知告朔之

禮所當復此春秋旨也吾因是而知聖賢愛禮之深也今著徒泥夫子之言以謂賜也但知愛羊而不愛禮則聖賢之意荒矣

夫子語太師之知樂全是聲容節奏之間此亦何難知者而夫子故語之邪曰此正所謂樂之可知者也故曰樂其可知也夫始作而翕如縱之而純如皦如繹如則樂成矣此則太師之所知也至其所不可知者則出於聲容節奏之外

可以和神人而協上下可以儀鳳凰而舞百獸如季札所謂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吾夫子所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聞之三月而不知肉味也則太師當自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語也所謂樂之所不可知者也

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可知古之聖人語勤儉莫有過者矣今觀禹之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夫以帝臣之重跋涉九州隨山刊

不即大而乘車小而乘馬無不可者乃水行則以木為舟陸行則以木為屐下山則前高後低上山則前低後高經言其手足胼胝不辭勞苦史稱其股體偏枯卒受風寒暑濕之患終葬會稽之山則當時稱禹者固以儉而所以病禹者亦謂其過於儉而不可以垂訓也故夫子獨以無間然稱之其意若曰如禹之儉勤吾實無間然矣無間然言其無間隙之可議也而敢以議

禹是何心哉故重言無間然以深釋之夫菲飲食是其儉也而致孝鬼神則祭祀極其豐潔不儉也惡衣服是其儉也而致美黻冕則祭服極其潔精不儉也卑宮室是其儉也而盡力溝洫則一財一力皆爲民費無一毫而不用之於民者不儉也夫舍已之飲食衣服宮室凡所以奉身者無不薄而唯知神之與民也如此是尚可以儉病之哉故再言禹無間然以深美之禹之

然後傳而為墨翟則與夫子同時于時天下並重之故其稱曰孔墨孔子稱禹而於墨翟之儉不敢闢以為非蓋信其傳之有自也今墨子之書具在有能取其書讀之而得其所以非樂之意則經綸之術備焉斷斷乎可以平天下而均四海也雖作用手段各各不同然但可以致太平亦何必拘一律哉孟氏以無父闢之過矣是闢禹也禹過門不入者三是無父之甚者何不

闢乎

人與禽獸全然不同孟子何以但言幾希曰禽獸雖殊類然亦有良知亦有良能亦知貪生亦知畏死亦知怕怖刑法何嘗有一點與人不同只是全不知廉恥爲可恨耳若人則必有羞惡之心是其稍稍不同於禽獸者賴有此耳非幾希而何所賴者正以有此幾希之異故可以自別於禽獸而所患者又以所異不過只於幾希

亦容易遂入於禽獸也是以庶民不知幾希之可懼而遂去之以入於禽獸之中而唯君子知此幾希之有賴毋兢惕以存之而遂自異於禽獸之倫焉故言幾希正以見其大可畏而又有大可喜者在焉耳若舜也禹也湯也文武也周公孔子也皆所以存此幾希者所謂君子也豈其初真有異於禽獸哉亦曰存之而已存之者初無難事異之者不過幾希而其究也一為聖

賢一爲禽獸矣淵懸矣嗚呼可不存與若我聊私淑夫子之道者也其亦幸免於禽獸之歸哉此孟子志也

右二十四章

秣陵焦尊生